她世界

如何打破“无意识的性别偏见”，联合国女性机构负责人如是说——

勇气与智慧并用，成为最好的一个

■ 钱思文

◆ 应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性别偏见，需要勇气与智慧并用，并积极寻找“盟友”。

◆ 要消除性别领域的偏见，榜样的力量非常重要。

◆ 避免简单粗暴地把人“分门别类”，塞进刻板印象的框子里，而是真正去了解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克服性别偏见的第一步。

无意识的性别偏见是指基于性别的一些不假思索的联想，比如“自然而然”地认为会议室中的男性是负责人，而女性是助理等。它源于传统、规范、价值观、文化和生活经验，影响着决策制定、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发展、机遇获取，以及性别平等的推进。身为女性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执行秘书长杜兰特、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瓦罗瓦娅，以及来自西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波佐最近就这一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杜兰特：无意识的性别偏见相当普遍

来自比利时的伊莎贝尔·杜兰特自今年2月起担任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此前，她已在贸发会议副秘书长的职位上工作了超过三年半的时间，为建设更加包容和绿色的国际贸易而不懈努力，同时也是性别平等的坚定倡导者。

杜兰特曾先后担任比利时副首相、参议员，以及欧洲议会副主席，在公共事务和政府间进程方面拥有丰富经验。1999~2003年间，她作为比利时交通与能源大臣，主持了交通出行、基础设施、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多项政策制定和落实工作。2003~2009年间，她作为比利时外交和社会事务委员会的一员，参加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和突尼斯的选举观察团，并参与或率领欧盟议会代表团出访伊朗、缅甸和海地等国。

杜兰特表示，无意识的性别偏见相当普遍，她在比利时担任交通大臣期间对此深有体会。

杜兰特说：“有些偏见显而易见，比如从政的女性要是提高声音说话，或是强烈表达情绪，就会被说成是‘歇斯底里’，而同样这么做的男性却会被赞许为勇敢、强势和坚决。另一些偏见则更加微妙和不易察觉，比如将女性排除在特定项目之外，称赞她们‘妩媚’和‘优雅’等等，男性的肢体语言也很能说明问题。

“在比利时，我是第一个担任交通大臣的女性，这个职位传统上一直是男性的地盘。我遇到了很多困难，还有许多流言蜚语，但这也给了我打破刻板印象的机会。如今，比利时国家铁路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女性。”

杜兰特表示，应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性别偏见，需要勇气与智慧并用，并积极寻找“盟友”。

杜兰特说：“看到性别偏见就要指出来，决不能视而不见，哪怕被当成是个扫兴的人也不要在意。当然，如果能用幽默的方式指出来就更好了。寻找盟友也很重要，包括男性的盟友，因为重视性别平等的男性也有很多。要动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和手段来应对歧视和不平等，同时也要有自信，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最后，一定要记得提携后辈，为青年人铺路搭桥，帮助他们取得进步和成功。”

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负责人瓦罗瓦娅：面对偏见，要成为最好的一个

来自俄罗斯的塔提亚娜·瓦罗瓦娅于2019年5月被任命为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第13任负责人，同时也是担任这一职务的首位女性。成立于1966年的日内瓦办事处是联合国除纽约总部之外的第二大办事机构，职责范围涉及裁军、人权、人道主义援助和可持续发展等。

瓦罗瓦娅拥有俄罗斯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国际经济关系学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首先成为一名记者，并从1989年起在政府任职，曾先后担任俄罗斯驻欧盟使团三等秘书，俄罗斯国际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在新闻、外交和政府事务领域拥有超过35年的经验。

她表示，她本人的经历，就是无意识性别偏见方面一个“不太寻常”的例子。

瓦罗瓦娅说：“当时我还是一名记者，有一天，一位采访对象打来电话，说想跟我见一面，我以为他一定是要再给我工作的报纸提供一篇专访，结果他却说，他刚刚被任命为俄罗斯驻欧盟的第一任大使，正在为使团寻找未来的工作人员，他觉得我能够胜任其中的一个职位，想问问我的意愿。

“他问我说，塔提亚娜，你准备好去布鲁塞尔了吗？我说，可是这怎么可能呢，我是女孩。他笑着说，嗯，我知道啊！

“那个时候，在我的国家，把女孩派到国外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也接受了好的教育，做的是专业的工作，但国际事务、国际磋商和外交一直被认为是‘不适合’女性从事的行业。现在看来，这当然是一种偏见。”

瓦罗瓦娅表示，要消除性别领域的偏见，榜样的力量非常重要。

瓦罗瓦娅说：“面对这些偏见，我的办法就是，一定要成为最好的那一个。充分展示你的能力，成为你所在的专业领域的佼佼者，就是应对这些偏见最有效的办法。而你的成功，对于其他的年轻女孩来说，也是最好的激励，能够帮助她们更加容易地克服偏见的阻碍。”

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经济学教授波佐：真正了解面前的人，是克服性别偏见的第一步

苏珊·波佐是美国西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她的学术兴趣涵盖国际金融和国际移民汇款等领域，曾经主持了多项由联合国和美洲开发银行所支持的研究。

波佐表示，学生对她的称呼，就是她最常遭遇的“无意识性别偏见”之一。

波佐说：“我的学生，还有其他人，常常称呼我为‘波佐女士’，而我的男性同事则是‘史密斯教授’。我承认，这确实让我有点不太高兴，但我也能理解，因为从小学到中学，他们见到的大多都是女老师，‘某某夫人’和‘某某女士’这样的称呼，他们已经习惯了，到了大学也改不了。

“在纠正他们说，我确实是‘波佐教授’之后，接下来遇到的情况则常常是，他们觉得我只教入门课程，或者是我没有孩子，因为如果有孩子的话，我肯定早就辞职了。”

波佐表示，每一个人都是多面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用三言两语就简单概括，避免简单粗暴地把人“分门别类”，塞进刻板印象的框子里，而是真正去了解面前的每一个人，是克服性别偏见的第一步。

波佐说：“没错，我是一位‘女士’，但我同时也是一个‘教授’。我是一名妻子、一位母亲，但我也是一个经济学家。我很享受给一年级的新生上入门课程，但同时我也给博士生上课和担任导师，也从事和出版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

“我还是个拉美裔，虽然我的长相和口音完全不符合许多人心目中拉美裔‘应该’有的样子。我不是一个单面的人，别人可能会对我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事实上他们只看到了我其中的一面。不要草率地下判断，从而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训练自己，避免只凭单面的印象总结和概括一个人，给予每一个人充分的空间来展示他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丰富而多面的。”

特写

215具儿童残骸是『种族灭绝』又一明证

加拿大原住民组织：

▲ 5月30日，人们在加拿大多伦多参加守夜活动。 新华社/美联

▲ 5月30日在加拿大多伦多拍摄的悼念死亡儿童的蜡烛。 新华社/美联

■ 新华社记者 李保东

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佩里·贝勒加德5月30日对媒体说，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儿童遗骸是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的又一明证”。当天，加拿大议会大厦等降半旗志哀。

第一民族是加拿大境内北美洲印第安人原住民及其后代的统称。贝勒加德在接受加拿大电视网新闻频道采访时说，过去他就曾说过那些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现在种族灭绝又有了一个明证：未被记录的儿童死亡。现在仍需确定死亡儿童的身份，找到他们的家庭并对其他寄宿学校旧址进行检查，联邦政府有责任确保人们获得答案。

在原住民组织要求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5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告，要求加拿大议会大厦和所有联邦政府大楼下半旗志哀。

据加拿大媒体5月28日报道，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上被发现。该学校是加拿大在19世纪末建立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中较大的一所，于1977年关闭。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关于215名儿童的死亡记录。

事件曝光后，加拿大全国震惊。媒体要求追查原住民儿童死亡全部真相，并要求有关部门对原住民施行暴力和种族灭绝行为做出深刻反省。近两日，加拿大各地举行了悼念活动。数万人在网上发起倡议，要求加拿大政府设立全国法定日来悼念这些儿童。

据史料记载，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估计有15万名原住民儿童被强迫离开父母，进入寄宿学校学习“文化和文明”。2015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发布关于寄宿学校的报告，报告详细描述了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的残酷虐待，认为至少有3200名儿童被虐致死。

锐观察

法国女子公共场所喂奶遭扇耳光 网友晒照力挺：『没必要羞耻』

马奥利斯在社交网上讲述了自己被扇耳光的经历。 （推特截图）

■ 周周 编译

一周前，在法国波尔多，马奥利斯因在公共场所给6个月大的孩子喂奶，遭身边一名女子扇耳光。此事在社交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大批网友晒出自己给孩子喂奶的照片来声援这位年轻妈妈。

法国女子公共场所哺乳遭扇耳光

当时，马奥利斯正带着6个月大的孩子排队取快递，他的孩子因肚子饿开始大哭。马奥利斯别无选择，只能给他喂奶。

马奥利斯表示：“我穿的是专门为哺乳期女性设计的衣服，可以很私密地半遮着给孩子喂奶。而且因为是在公共场所，所以我还用外套挡住。”

但随后一名女性对她大叫：“你不觉得羞耻吗？你应该准备好孩子要吃东西，应该在家喂奶。”这名女性不断怒骂她，还打了她耳光。当时周围没有人出来为她说话，反而有一名年长女性为扇她耳光的女子叫好。

由于受到的精神打击过大，马奥利斯已没法分泌乳汁，她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该喂奶。她正在接受治疗，以尝试恢复奶水。

事后，在朋友的鼓励下，马奥利斯决定报警。但接待他的男警察却问她当时露出了百分之多少的乳房。“我回复说：0%，因为我用外套挡着。”据马奥利斯说，这名警察当时很客气地表示她也有错，因为她也惹到了对方。

马奥利斯强调，她的孩子是早产儿，所以她别无选择只能靠母乳喂养增加孩子体重。

她认为，当今社会女性在公共场合哺乳还会遇到问题，主要是因为女性被性欲化。

法国网友晒哺乳照：“哺乳是再正常不过的画面”

事发后，马奥利斯的朋友专门建立一个网页，以支持在公共场所喂母乳的女性。

此外，还有大量女性在脸书网上晒出自己给孩子喂奶的照片，来支持马奥利斯，并强调给孩子喂母乳是再正常不过的画面了。

一名支持马奥利斯的网友写道：“没有一个母亲想在公共场所暴露她的乳房。她只是在喂养孩子，而孩子没法分辨这是在超市、火车站还是在家里，他饿了，就这样。”

除了女性，还有一些男性也在网上力挺马奥利斯。一名男性网友表示，辱骂攻击马奥利斯的竟然是女性，这让他更气愤。

随时需“待命”喂奶 哺乳期女性面临的困境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至少母乳喂养婴儿到6个月大，而且是按需求喂养，并非按时。之后，建议继续母乳喂养至2岁或更长时间，同时补充其他适当的食物。

在世卫的建议下，法国许多女性选择母乳喂养孩子。但在按需喂养的情况下，若想自由行动，就无法避免在公共场所喂奶，这困扰着很多女性。因为她们会一直担心发生乳房被看的尴尬场面。

支持在公共场所母乳喂养孩子的Nadège说道：“我不想每次喂孩子还要找地方躲起来。我们可以容忍海滩上裸露的女性，为什么喂奶倒成了问题。”

为何女人要为难女人？

对于马奥利斯是遭一名女性辱骂和扇耳光，法国母乳喂养协会发言人克劳德·迪迪耶让·乔沃表示：“对一名母亲缺乏羞耻心的批评，往往更多来自处境相近的人。”

助产士安娜罗伊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我在巴黎公园内看到一名女性在给孩子哺乳，结果身边几个和她差不多年龄的妈妈不停斥责她，说她的行为‘令人作呕’。我上前阻止了。我认为，我们不该互相去评判对方，这里有个孩子需要给他喂奶。就这样。没啥好说的。”

同时，她强调：“我们总是只关注乳房性的一面，这种观念错了。而且，母乳喂养孩子并不意味着女性需要被软禁。”

哲学家卡米尔·科尔德沃·梅特里认为：“扇马奥利斯耳光的女性完全将自己融入父权制社会的运作系统中，并化身成推动其运作的一分子。而这个社会要求女性为社会哺育孩子，但必须在私生活中完成这一使命。”

重新审视女性的身体

助产士安娜罗伊说道：“现在社会上还有个趋势，无论女性是否选择母乳喂养，无论作何选择，都会被别人指指点点。”

哲学家弗洛伊德·沃梅特尔则坦言：“当一名女性怀孕或生了孩子，就会受到他人的评判，就好像她的孩子是公共资产一样。”

她补充道：正是因为乳房显而易见的双重作用——性和喂养孩子——才造成了问题。“人们面对女性乳房的反应，无论是裸照、穿低胸衣还是喂奶，都指向了认为它只是一种工具，要么用来吸引男性，要么用来吸引孩子吃奶。现在是时候让女性重新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人了。”

（来源：欧洲时报）